

编者

BIANZHEDUHUA

从野蛮生长到精品化探索,短剧正成为当下最热门的内容风口之一。今天,我们对两位特殊嘉宾,一位是爆款短剧《北往》编剧,她跳出了短剧常见的“爽点套路”,用一段跨越千里的返乡旅途,把“最暖返乡路”拍进短剧里;另一位是短剧产

业园的投资者,他用资本与空间为产业搭建舞台。

当创作者遇上投资人,他们眼中的短剧行业正经历着怎样的变局?而在影视工业基础深厚、文旅资源丰富的辽宁,又该如何抓住这波热潮,将地域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?

一封写给东北的情书

本报记者 赵雪

马年春节档,一部名为《北往》的短剧火爆出圈。没有流量明星,没有炫技特效,仅凭两辆摩托、三千里归途、一群东北人的赤诚与坚守便戳中亿万游子的心。从彩云之南到白山黑水,这段真实拍摄、历经坎坷的返乡之旅,不仅是一段回家的路,更是一次对故土的深情回望。作为辽宁人,编剧倾故将自身经历与集体记忆融于一剧,把对家乡的眷恋、对行业的思考、对地域的深情,都化作镜头里的风雪与烟火。本报记者对话倾故,听她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。

记者:《北往》是公路片,这种题材在短剧里非常少见,风险也大。您为何选择这种题材?

倾故:现在短剧行业有一个共识——必须精品化。精品化不只是镜头升级,更要题材多样化,不能被困在流量密码里。我们不想重复别人拍烂的套路。在创作《北往》时,结合我的返乡经历,又恰逢春节档,所以我们决定做一部公路短剧,把风景、人情、文化都拍出来。

如今的短剧早已过了野蛮竞争的阶段,越来越专业化,我们要做的,就是用专业打破题材局限。

记者:剧中串联起云南、四川、西安、郑州、山东等地,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?

倾故:我们的核心定位是“天南地北回东北”,要真实,就不能搭景糊弄观众。短剧拍公路片难度极大,场景是最大难题,但我们不想做那种被观众一眼拆穿的“假”作品。要拍精品,就得来真的。导演是一个90后,他很推崇老艺术家脚踏实地的精神,我们当时就一拍即合:不惜成本,实景拍摄。

我们当时从云南出发,经中原、过西北、越山海关,最终回到东北。而且我们一开始就下定决心,就算天上掉刀子,也要把这部剧拍完。

当然,拍摄过程远比想象艰难:演员脸部受伤,鼻梁缝针;导演骨折,坐轮椅、拄拐杖拍,剧组一度停工,又在西安重新集结。从创作到杀青耗时3个月,远超普通短剧拍摄时间。但我们从没算过性价比,也没想过赚不赚钱,只想把真实的归途留下来。

记者:你总强调“真实的归途”,这不是一种特殊的情怀或乡愁?

倾故:我是海城人,正宗的东北人。这部剧几乎融入了我大部分真实经历:我高考去了河南,毕业后在苏州工作两年,面临留在苏州还是回辽宁的人生抉择,最终因为舍不得父母和家人,选择回来,从此再没离开辽宁。我想把自己“出去闯荡—归来”的过程完整记录下来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,而是很多在外闯荡东北人的缩影。我们见过远方的繁华,却始终牵挂家乡,这种情感最朴素,也最有力量。这就是我们的初衷。

记者:所以,设定“回家过年”这个话题?

倾故:我觉得回家过年是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执念。东北人外表坚毅,内心却格外柔软,几乎人人恋家。我年轻时在外工作,曾站了20多个小时绿皮火车,就为了回家过年。这不需要理由,就是理所应当。所以我觉得春节档最能戳中东北人的,就是回家过年。

我把自己的经历、东北人的所思所想全部注入剧本,让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,都能在剧中看见自己的归途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《北往》可以看作是献给东北的一封情书。

记者:都说一个东北人能逗乐一群人,拍摄现场的笑料一定很多吧?

倾故:我们一群东北人天天像在现场直播春晚,很多经典桥段,都是演员临场发挥。比如剧中有一段女主伪装成落水身亡,主角跟她父亲说女主留下的遗言这个镜头,剧本原本是正常念白,但演员现场即兴把“遗言”改成“咕嘟咕嘟”,既贴合情境,又出其不意,观众反响特别好。还有主角回家的时候敲门框上的细节,都是演员临场发挥,自然流露,这样反而最能打动人。

记者:您私下也是幽默外向的人吗?创作时会有意把东北语言特色融入剧本吗?

倾故:我其实有点社恐,跟熟人无话不谈,跟陌生人比较腼腆。写剧本的时候我更偏爱口语。《北往》这部剧,我基本用东北话创作,有些方言没有对应汉字,我就标拼音,演

员当时拿到剧本都笑,说怎么还有两种语言。

而且剧中不少故事都有现实原型。比如有一段剧情,两个主角去吃饭,馒头店老板对他们说:“要是遇到难处,生活过不去,就点一份‘一号餐’,我能管你吃饱。”这个情节是真有其事。我们当初本来想去这家店实地取景,结果老板说,他求求好事,不问前程。只要能帮这件事宣传出去,让更多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,他就很开心、很欣慰了。至于取景、采访,或是让他被更多人知道、获得曝光,他都不需要。

记者:如今外界对东北、辽宁会有一些固化的标签,您怎么看?

倾故:首先在这部剧里,我只是想最客观地展现东北人真实的样子,所见即所得。我想告诉大家:东北人就是这样重情重义、热心善良。想撕掉外界对东北人的刻板标签,最好的方式就是呈现真实。

而且我觉得群体是多面的,不是扁平的,如果片面解读,就会有偏颇。

在我看来,东北人两大底色很值得被颂扬:一是有大局观、有奉献精神;二是正直、正义、正心、正行。我们或许会对某个人失望,但永远不会对社会、对国家失望。我们希望能用一部部扎实的作品,让更多人看见立体、鲜活、真诚的东北人。

记者:片尾有一句“我们都走了,谁来振兴东北”,戳中了很多人的心,引起观众热议,设计这段台词有怎样的深意?

倾故:这句台词其实就是我和整个剧组的心声。我的人生选择已经给出答案:回到东北,留在东北,建设东北,振兴东北。东北人有愚公移山的精神,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。在我看来,振兴东北,不是疑问,是我们笃定的信念,是一定要实现的目标。

记者:《北往》收获大量好评,甚至被称为“最好看的短剧”,在您预料之中吗?

倾故:其实,我真没想到这部剧会这么火,当时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:把剧拍出来。不敷衍、不将就,对得起自己,对得起观众。事实证明,观众不会辜负任何一部好作品。我们不做烂内容、不玩流量套路,市场和口碑就会给我们最好的回应。

我希望《北往》能抛砖引玉,让更多人看见东北题材的价值,让行业多出有温度、有品质的作品。

记者:您觉得短剧和长剧在编制上有什么区别?短剧编制未来最需要做什么?

倾故:长剧篇幅长,能讲宏大叙事、群像故事;短剧篇幅有限,但胜在编制中心制,创作更纯粹。而且短剧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过去,精品化是必然。要做出精品短剧,编制首先要提升四点:能力、配合力、心态、底线。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,尊重团队与价值观,不随波逐流,还要守住底线。短剧有巨大的传播力,所以必须传递正能量,不能为流量放弃责任。

记者:您和您的团队未来还会尝试更多题材吗?比如继续深耕东北。

倾故:当然,我们一直愿意突破。科幻等新题材都在尝试。AI技术让以前不敢想的



对话嘉宾:倾故

DUIHUAJIABIN

编剧,主要短剧作品有《东北往事》《北往》等。《北往》上线48小时平台热度突破6000万,最高热度7500万,云合统计有效播放量破7亿,评分达9.1分,被观众誉为“短剧贺岁天花板”“最懂中国人乡愁的公路片”。

题材成为可能。我们要做兼具娱乐性与思想性的作品,让短剧不只局限于“霸总”“重生”套路等。未来我们依然会深耕东北题材。

现在东北非遗、东北美食等都在计划中。而且我觉得,东北题材并不是东北人的专属,只要能真实客观展现东北,谁都可以参与。这片土地有讲不完的故事,我们愿意一直讲下去,让更多人看见真实、可爱、可敬的东北与东北人。

我们得抓住这波风口

本报记者 张晓丽



对话嘉宾:姜立

DUIHUAJIABIN

辽宁传媒学院理事长。利用3年时间在辽宁调研,确立在辽宁传媒学院建占地550亩的“AI+短剧”产业园,打造一个集约化、智能化、服务完善的微短剧全产业链基地。

走进辽宁传媒学院北校区,目光被校园东北角的一大片工地吸引。只见塔吊林立,一片民国风情建筑群已初具规模,封顶在即。这里即将诞生一座总投资20亿元、占地550亩的“AI+短剧”产业园。

“说实话,一开始我们也看不上短剧。”姜立快人快语,“什么霸道总裁、保洁员逆袭,听着就挺雷人的,但数据不会骗人。”于是,他利用3年时间在辽宁调研。我们对姜立,听他讲述这次调研带来的震撼与思考。

记者:我们也看到了关于短剧的统计数据,确实震撼。当您走进那些拍摄基地,看到镜头背后的真实业态时,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

姜立:冲击力!第一个冲击是规模。郑州有800多家微短剧企业,直接从业人员近4万人,规模化拍摄基地有十四五五个。我们去的时候是11月份,郑州也挺冷的,但每一个拍摄基地里,同时都有四五个剧组在拍。小演员们穿着单薄的戏服,上场就开拍,喊停马上就裹上羽绒服,冻得直哆嗦,就为了抢时间。那种热乎乎

天的劲头,我很久没见过了。

第二个冲击是速度。他们一个头部企业,一年能产短剧800到1000部。一部剧拍摄周期就一周到两周,成本30万元算普通,100万元算大制作,300万元以上就是精品了。拍完直接上红果、河马这些平台,回款快,周转快。我们当时还看到好几个辽宁剧组在那儿拍。我问他们为啥不在辽宁拍?他们说:“辽宁没有基地,想拍个医院场景,找了一圈都不接待,嫌我们给钱少。”这话听着真不是滋味。

记者:这么一对比,确实让人深思。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,当下的短剧行业整体面貌什么样?

姜立:我用三句话总结短剧行业:规模惊人、门槛极低、乱中有机。

先说规模。全国短剧相关企业已经超过35万家。2025年市场规模约680亿元,用户规模6.96亿人。这意味着什么?每5个中国人里,至少有3个人看过短剧。这不是小打小闹,这是国民级的文化消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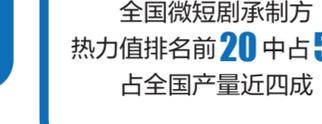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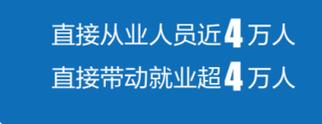
再说门槛。我们去郑州看到的那些拍摄基地,大的八九千平方米,小的才两三万平方米。里面都是啥?标配的“几大件”:霸道总裁办公室、医院病房、卧室、法庭、看守所。你没听错,看守所都是标配,因为法庭、看守所这样的地方真不让进,只能自己搭建。还有民政局、地铁车厢、赌场、婚礼礼堂……这些场景,拍完这家换那家,利用率极高。设备也不复杂,手机竖屏为主,多半是特写和小景别,对场地要求真不高。

但就是这些简陋的条件却创造了巨大的产值。截至2025年8月,郑州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8.5亿元。这让我意识到,我们辽宁不是没条件,我们是信息慢了,动作慢了。

记者:您认为郑州这种简陋但高效的模



《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(2025)》统计 (截至2024年12月)



深厚的工业文明、红色文化,有那么多老工业基地、历史街区。你看人家郑州,能用烂尾楼改拍摄基地,我们沈阳闲置的厂房、仓库有多少?稍微改造就是现成的年代剧场景。我们还有丰富的非遗资源,剪纸、皮影、辽剧,都是好IP。辽宁的人才储备足,辽宁的艺术院校多,毕业生遍布全国。以我们学校为例,每年就有4000多新生,1.5万名在校生,表演、导演、摄影、舞美、AI,全产业链的专业都有,连外国留学生都有。这些孩子就是现成的演员和创作力量。

记者:辽宁作为后来者要突围,恐怕不能只靠简单的复制。您思考的差异化竞争路径是什么?

姜立:目前来看,郑州强在产量和效率,西安强在楼宇式拍摄,横店强在电影级制作。我们要做他们没有的,可以比技术,通过AI技术赋能,打造一个集约化、智能化、服务完善的全产业链基地,这是我们的突破口。

具体来说,我们瞄准的是“全产业链竞争”。短剧拍摄争分夺秒,剧组最怕的就是场景来回折腾、后期四处找人。所以,我们的产业园必须把分散的场景集中起来,从总裁办公室到上世纪70年代医院,从法庭到看守所,从地铁到婚礼礼堂,做到应有尽有,剧组拎包即拍。同时,后期的剪辑、配音、特效、宣发,全都能在同一个园区内完成,这才是真正的全产业链闭环。

在郑州调研时,正赶上剧组吃饭,我发现饭菜送到时都凉了,演员们的食宿条件也很一般。这些细节,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我们的园区要配备完善的配套设施,剧组来了吃住不愁,甚至能提供24小时热餐、温暖的休息区,让他们心无旁骛搞创作。这才是全产业链的服务,是郑州目前还没做到的。

当然,单靠园区硬件还不够。我认为,要“强龙头、补链条、兴生态”,政府层面不能只给钱搞硬件,更要在内容创作、人才补贴、商业化扶持这些“软件”上发力。郑州已经出台了《加快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,从IP打造到出海服务,政策非常细。我们得尽快推出配套政策,把企业引进来,留下来,让他们在辽宁扎下根。只有政企协同,才能真正闯出一条差异化的新路。

式,是否是短剧的未来?

姜立:我认为,未来短剧行业发展有两个方向。

精品化是必然。那种“爽就完事了”的套路,观众已经审美疲劳了。比如短剧《盛夏芬德拉》《家里家外》靠人间烟火气和家庭温情出圈,这说明什么?观众要的是情感共鸣,要的是真东西。国家广电总局也在推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,跟文旅、非遗、普法结合。

AI化是颠覆。2026年开年,行业已经变天了。春节档AI短剧刷屏,真人短剧行业亏损超90%。我给你看组数据:真人短剧单部成本50万元至100万元,普通AI短剧只要3000元至5000元,特效镜头从单帧3000元压到3元。四五人的小团队5天就能完成80集,这效率真人怎么比?所以,我们要抢占AI短剧的先机。

记者:回过头来看,您觉得辽宁目前的短剧产业发展处在什么阶段,家庭如何?

姜立:辽宁的短剧还处于起步阶段,比较

散,没形成气候。企业零零散散,沈阳、大连、营口有一些,但都是孤军作战,没有形成产业链,上游的剧本创作、中游的拍摄制作、下游的宣发,各环节是割裂的。很多本地的制作团队,拍个剧得四处找场景,今天借个医院,明天求个办公室,后天再跑法院,效率极低。这也是为什么辽宁的剧组愿意跑到郑州——人家那儿虽然条件简陋,但一站式搞定,不折腾。

不过,变化正在发生。2025年12月,辽宁微短剧产业联盟成立了,整合了省内优质资源,推动“微短剧+文旅”融合。省广电局也在摸底,调研了很多潜在拍摄场景。但距离真正的产业集群,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记者:在您看来,如果我们想在短剧这条赛道上奋起直追,辽宁真正的底气和优势在哪儿?

姜立:我们的发展优势有很多。辽宁有